

之後再無大師(六)

黃文璋

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

幾年前曾看過大陸作家岳南(1962-)所著的“之後再無大師”一書，寫民國以來，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。包含蔡元培(1868-1940)、梁啟超(1873-1929)、陳寅恪(1890-1969)、胡適(1891-1962)、董作賓(1895-1963)、傅斯年(1896-1950)、李濟(1896-1979)、梁思成(1901-1972)、梁思永(1904-1954)，及林徽因(1904-1955)等人的事蹟。岳南專以考古及歷史為題材寫書，所以他筆下的大師，多半為文史哲及考古等領域，僅少數梁思成及林徽因為建築方面。上述學者中，即使最晚過世的李濟，離現今2014年，都已35年了。江山代有人才出，難道35年來再無大師了？而究竟怎樣的人物才算大師？

大師學問該很好吧！怎樣是學問好？學問等同於研究？研究等同於論文？論文注重質與量？1978至1983間，我在美國普渡大學(Purdue University)唸書，那時沒有網路，一切都是紙本。我不時去圖書館翻閱期刊，心嚮往之一番，便常看到C.Z. Wei的文章，出現在各一流期刊中。慶榮兄就讀博士期間是1976至1980年，自仍是學生的1978年起，他就有文章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(縮寫為PNAS)刊登了。現在喜歡講影響係數(impact factor)，論文若能發表在影響係數愈高的期刊，將愈被重視。

心在南方

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(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, 簡稱 ISI), 以一套方法, 對各期刊給出影響係數。目前所能查到最新的資料是 2012 年, 相對於統計類的期刊, 影響係數能達到 2 便算很高了, PNAS 的影響係數, 可是高達 9.737。

我們先以一些世俗評比的方式, 來看慶榮兄論文的質與量。ISI 持續收集、整理及分析各種有關論文發表的數據, 供從事研究工作者參考。他們將學門共分成 21 個, 每一個都相當大, 像數學便包含統計學。眾多數據中, 有一項是高度被引用(highly cited)論文的統計。要知論文不一定要汗牛充棟, 能被引用才是王道, 否則寫再多文章, 不過終與草木同朽。清華大學數學系系友會的網頁, 在“傑出系友”那欄, 於介紹慶榮兄時, 有底下一段:

(ISI)於 2001 年開始, 公布全世界科學各領域論文最被高度引用的研究者。第一次台灣共有 3 名, 第二次台灣共有 6 名(大陸共 2 名), 魏慶榮教授皆在其中, 而且是台灣、大陸數學領域唯一入列者。

2001 及 2002 那兩年, 是慶榮兄生命的尾聲, 以論文被引用的頻率來評比, 他仍是如此虎虎生風。必須一提的是, 所謂台灣共幾名, 指的是在台灣任職的學者(不計國籍)入列的人數。另外, 退休或過世的, 因論文仍可被引用, 故仍會繼續被列入評比。轉眼慶榮兄逝世已近 10 年了, 這些年來, 整個台灣的研究表現, 已提高不少。依據 ISI 2012 年的統計, 21 個學門的論文, 各被引用最高的前 250 位研究者中, 台灣

總共有 18 位，不算太少，約與台灣所佔世界人口的比例近似。18 位中，包含中央研究院的前任院長李遠哲(1936-)，及現任院長翁啟惠(1948-)。至於上榜的領域則有物理、化學、數學、地球科學、材料科學、生物學及生物化學、生態學/環境、植物學及動物學、農學、計算機科學，及社會科學等。依舊無人能及，慶榮兄仍是數學學門台灣的學者中，唯一上榜者。這是質，再來看量。趙民德博士，曾針對 1989 至 1993 年的 5 年間，30 份最佳統計期刊所刊登的論文，依照頁數及作者數，如一篇長 20 頁的論文，先以 19.5 頁計(他假設最後一頁只刊登半頁)，若只有一位作者，則該作者獨獲 19.5 點；若有二位作者，則二位各得 9.75 點，餘此類推。按點數排序，慶榮兄名列全世界第 52 名，為台灣學者最高者。

上述這些不少學者很在意的漂亮數據，慶榮兄恐怕並未太放心上。一個了不起的學者，有興趣的是探索新知，而不是刻意去經營論文。雖然他很可能曾發表過不少將流傳久遠的論文，雖然一旦評比他的確是居於領先，但這些就只是發生了，不是經營來的。

話說回來，蔡元培及梁啟超等人被視為大師，顯然不是因他們曾寫了多少篇論文。而是他們所發表的論述，在思維方面，對世人有深遠的啟迪；且他們關心的議題，至少是影響到社會及國家的。所以大師常有，但“之後再無大師”那類的大師，便不常有了。其實早在多年前，趙民德博士在“勿謂知音稀”一文裡，便以“偉大的學者，不只是因為他們的學問，更因為他們的風格”來破題。

心在南方

1976年5月，我即將大學畢業，“數學傳播”出版了。我捧著創刊號細讀，如獲至寶，心想如果初進大學時，就已經有這份刊物，則4年下來，將可能對數學的內涵有更深入的了解。這份季刊，第一卷的4期，分別出版於1976年5月、8月、12月，及1977年3月。那4期裡，每期皆有一篇慶榮兄寫或翻譯的文章，題目分別是“邏輯與教學”（譯並改寫），“給學弟的一封信”，“蘇格拉底對話錄—數學篇”（譯，Alfred Renyi 原作），及“淺談對稱”。要知慶榮兄乃於1976年8月出國唸書，4篇中很可能有一兩篇完成於他出國後的第一學期。在“蘇格拉底對話錄—數學篇”（刊登於1976年12月號）該文之前，很特殊的，有一“譯者簡介”：

本文譯者原任教於台大數學系，已於八月中旬出國深造。我們深深感謝他在百忙之中仍抽空為本刊翻譯此文。讀者或已注意到，他在前期“寫給學弟的一封信”一文中，所表達的見解與熱誠。事實上，魏先生一年來不斷地為本刊提供資料和幫助，其所做的遠超過其所發表的，對於這些本刊再致謝意。

這段編者特別寫的話，對慶榮兄的一生，可說做了相當精準的刻劃。

“數學傳播”乃38年前，在各方企盼下，一群熱心的數學工作者所創。提供一個給中學生、大學生、中學教師、大學教師，及關心數學的各界人士，一片傳播及吸取數學知識的園地。創業艱辛，好稿難求。慶榮兄是第一卷裡，唯一

每一期皆有文章的作者。不要忘了那一年，他正忙於出國的準備，及剛到美國須適應環境。草創時期，“數學傳播”所刊登文章的作者，大部分均為大學教師。仍在十年磨一劍階段的慶榮兄，其文章與之並列，侃侃而談，雛鳳清於老鳳聲。嶄露頭角尚不足以形容，應說儼然已有大學者的架勢了。那時的慶榮兄，彷彿內力充沛，只待被牽引出來。由編者對慶榮兄的致謝詞，我們獲知慶榮兄的熱誠奉獻，竟是從那麼年輕便已開始了。又由他寫的文章中，有兩篇是翻譯，可看出慶榮兄之愛閱讀，其來已久。事實上，從魏慶榮紀念圖書館內，慶榮兄曾擁有的大量涵蓋天文至地理的書籍，便令人對慶榮兄多方閱讀的習慣，嘖嘖稱奇。

著名的法國數學家龐加萊(Jules Henri Poincaré, 1854-1912)極為博學，他被認為是最後一位興趣廣泛(The last Universalist)的數學家。今日從事科學研究者，孜孜矻矻，皓首窮經，最後就算博學通覽，很可能僅專精在某一學門的某一領域中，興趣不易廣泛。若說慶榮兄為最後一位興趣廣泛的統計學家，大概不太會有人反對。慶榮兄愛與人談學問，不限於數學及統計，對很多事物他皆有濃厚的興趣。他並常能對各領域的研究者，給出其看法與建議。

當學者累積獎項，先小獎後大獎，早已是學術界法則。慶榮兄僅在回台灣定居3年後，於1993年得到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。沒有太多，這應是他在台灣所得過唯一的學術方面之獎項。他與人討論向來不求回報，不求論文掛名，當然更不累積論文。這樣的特質，在“今日大師”群中，有如鳳毛

心在南方

麟角。在眾人拼著成為大師的當今，如此喜歡學問，卻如此不經營的學者，真不知何處尋了。本來術業有專攻，在學術研究上，雖難有人能獨占鰲頭，但不乏各領風騷者。只是海水不可斗量，處於“之後再無大師”之林者，又豈會在乎那些世俗的評比？

38年前，“數學傳播”的編者，就已推崇慶榮兄“所做的遠超過其所發表”。這差不多可說是慶榮兄一輩子的寫照。其實不只對“數學傳播”的編務，那不過是他一生諸多奉獻中，泥上偶然留指爪，極其輕微的一項，於個人研究、於擔任所長、於對待風義師友、於參與的各項事務，慶榮兄常是所做的，遠超過人們所看到的。隨著時間慢慢過去，隨著我們的閱歷愈來愈廣，這樣的風格，益發令人懷念。
(103.3.20)